

智勇雙全一豪傑

張群風雲 (三)

● 王成聖

勝利後訪日晤麥帥

一九四八年五月，憲政實施，此自訓政過渡至憲政之橋樑內閣，亦自然結束，張群乃辭行政院院長職，改任總統府資政。一九四八年秋，以蔣總統代表身分赴日，視察盟軍佔領政策實施情況，與麥克阿瑟將軍及日本政治領袖會商結束戰爭後有關中日間之問題。在張群對日人廣播中，強調中日合作對增進亞洲區域經濟及集體安全之重要性。返國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，兼行政院政務委員。

(三) 張群風雲

張群於戰後的日本之行，費時三週，隨行的有駐日大使邵毓麟、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、副團長沈觀鼎，此行他曾與麥克阿瑟將軍會談四次，並聽取日本自由黨、社會黨、國協黨領袖人物及各界重要人士與學者的意見，另由盟軍總部及中國

駐日軍事代表團提供資料，同時親赴廣島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等地考察，見聞所得，對日本戰後情形，獲得深入了解。

張群與麥帥第一次會談，是在八月廿二日中午，由麥帥以午宴招待，會中麥帥對國軍剿共情勢表示關切。麥帥向他表示，傳聞中國政府準備放棄東北華北，而從事於保衛華南，他希望此訊不確，並一再強調決不可放棄，決不可絲毫放棄 (News give up! Give up nothing!)，繼續又發表對共軍作戰意見，表示極希望能與蔣中正總統晤談。第二次會談是在八月卅一日午後六時至八時，地點仍在麥帥的辦公室。麥帥說張群此行代表中國，應有考察便利及詢問權利。盟軍總部亦有協助及答覆之義務。並表示很願意聽取他觀察日本後的意見，張群表示盟總政策指導日本遵行「中道政治」，不偏極左，也不偏極右，頗為

正確；但組成三黨聯合內閣，則因三黨內部均不一致，難以協調。在議會席次，社會黨已非第一大黨，盧田均所領導的民主黨為數遞減，國協黨人數最少，彼此力量，難期平衡。同時政府與黨之間在主義上亦有出入，如民主黨信奉修正資本主義，社會黨主張國有國營，國協黨推行合作運動，而大家都想掌握政權，縱會彼此讓步妥協，維持合作，政府政策必始終難以貫徹施行，所以解散國會，重行選舉，議論紛起。因為人民認為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實行「中道政治」。這三個黨不能建立強有的「中道政治」。

麥帥同意張群的看法，但強調他只防止日本政治走上兩極端，對於中間團體，則力持中立態度，無所偏袒。麥帥指稱，他曾不斷的坦率警告日本領袖，如自己不能負起責任來，勇往直前，則日本將永淪

為奴隸，受外人管制。麥帥對日本維護之苦心與其立場之公正，是值得讚佩的。

美炸廣島長崎秘辛

張群於日本遊歷五天，訪問廣島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後回到東京，與麥帥舉行第三次會談，時間是九月八日傍晚六至八時，會中張群曾問麥帥美國投擲原子彈為何選中廣島、長崎？麥帥的答覆是：「長崎本非第二目標。初擬炸九州東北部鋼鐵廠，因當時氣候不佳，陰雲密布，飛機無法飛入，遂轉移目標，改投長崎。至於廣島由空中最易飛進，目標顯明；同時航空母艦駛駐地位最為安全，故首先被炸。在東京未投原子彈的原因，乃由於東京人造房屋佔百分之七十，投擲小型燒夷彈，即遭焚燬，風行速度平均每小時二十英里。由東京至橫濱一帶，會燃燒三十天，工廠中心，焚燬殆盡。」麥帥這一些對日轟炸的說明，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為太多人知道的史實。接著因為麥帥談到日本各地正在試驗建立地方分權制，以期推翻舊有的中央集權制問題。張群當即就其日本民族性的了解及此次考察觀感所得，對日本政局加以申論，張群說欲培植日本民

主精神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：第一、有真正能幹之領導人；第二、人民有擁護其推行民主之熱誠。日本人民幾十年來受過去軍國主義及極端國家主義教育的毒害甚深，對國家民族抱有一種民族優越和褊狹的愛國偏見 (prejudice)。從前的領導人物雖去，但舊有的錯誤思想尚存。新起人物尚未能對人民發生領導作用，也無能使人養成實行民主之熱誠。如果盟總能使其運用教育或其他方法養成此種熱誠，則收效或可較速。否則和約簽訂以後，佔領軍早晚必將撤退。撤退後，日人行將自己負責，屆時民主政治是否不受動搖，將成疑問。因此，張群建議麥帥：保留日本天皇制度，但剷除日本人對「天皇神授」的神權思想，以前日本人曾說：「裕仁是由神變人 (from heavenly to human)」，現在麥帥把他變成神。再則要消除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武士道精神，日本的各類教材中充滿軍國思想，例如鎌倉大佛寺天皇牌位兩側，供有日本二戰中陣亡將士，連軍馬、軍犬、軍鴿都有牌位，必須廢除。麥帥對於張群的看法極為讚賞。九月十日傍晚，張群與麥帥作第四次會談，談話主題是遠東防共問題，張群向麥帥表示，對於美國

扶植日本作為遠東反共基地，中國基於對日寬大政策是贊同的，但希望日本厲行「中道」的民主政治。麥帥則認為二次大戰後，整個世界策略，在歐洲採守勢，無力再向西進，而在亞洲則進行全亞洲共產國際之組織，並採取積極攻勢。不但懲患中共、韓共南下，且將由印度侵入南洋，取大包圍態勢。因為蘇聯充分認識亞洲資源豐富，今後一千年間，將為亞洲及太平洋時代。所以中國不可放棄東北華北，應繼續剿共，加強作戰。共軍所有軍火，均係蘇聯奪自日軍之手，再轉給的。蘇聯本身在西伯利亞製造者，頗感不足，故中共必將感補給困難，站立不住，因而用政治陰謀，發動和平攻勢，亦有可能。反之，就中國國軍情勢言，三年來美國僅有剩餘軍需物資，無法儘量供應。今則業已開始軍需生產，今後自可源源接濟中國。一部分必要物資，且可由日本地區運往。確信中國政府必能粉碎蘇聯陰謀，徹底戡平叛亂。張群和麥帥完成四次會談後，返回南京復命。

未獲通過接長政院

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六年還都南京後，

蔣中正準備改組行政院，準備由張群組閣，四川省主席改任鄧錫侯。然而此時張群頸部不適，飛美治療。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張群病癒回國，同年四月中旬，國民黨推選五院院長人選，張群獲任行政院長，同月廿三日就職，宣布國家由訓政轉渡到憲政時期。

張群於行政院長任內，辦理立委及國大代表選舉，一九四八年二月，立法院召開第一屆第一次會議，蔣中正提名張群為行憲後的第一任院長，結果因CC及復興兩大派系不支持，而未獲通過，只好由地質學家翁文灝博士出而替代張群。

在國民黨內，張群屬於政學系，但如問張群有無政學系，張的回答是並無其事，據知情人說，所謂新政學系的稱謂，是好事者叫開的，實際上是他們有一群人，或居高位，或任較高職務，平日聲息相通，此呼彼應，形成一種政治優勢，在爭權奪利時，多能擊敗對手，由是為世所忌。但它無名稱，無綱領，無辦事機關，說它是沒有組織的組織，似亦並無不當。

後來剿共情勢日非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張群忽然合同熊式輝、吳鐵城、張嘉璈、吳鼎昌、陳儀等人集聚上海，準備組

黨。開了一次有四十餘人參加的籌備大會，名稱、綱領、章程均經通過。它命名「篤力社」，取義在於篤信力行三民主義。後來因經費無著，加之政局不穩，篤力社並未發揮效用。

臨危授命主政西南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剿共局勢急轉直下，蔣中正發表元旦文告，還信誓旦旦要剿共到底，到了當月廿一日，突然宣告引退，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。引退前三天，即一月十八日，張群奉命繼朱紹良為重慶綏靖主任。四月五日又派張群為西南軍政長官，綏靖公署改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。張群到任後，極力安定地方，以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」的態度，盡其在我。但張群事事都不順心，這時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，重慶市長楊森直接聽命中央，而鄧錫侯和劉文輝別有懷抱（有意投共），和王陵基積不相容，常欲挾張群以逐王陵基。另外還成立了川、康、渝民意機關聯誼會及民眾自衛委員會，推熊克武為主任委員，張群表示支持，王陵基則堅決反對。熊克武、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王纘緒、鄧漢祥、向傳義等人，曾暗同張群交換意見

，擬推張群再兼川政，若張群來，他們都願作省府委員，以期合力共濟。張群未拒絕，僅謂撤王而以我代，自己怎好出口。又還公推呂超、向傳義、胡恭先、楊永浚為代表，前往廣州謁見代總統李宗仁，請求撤換王陵基。終因王陵基有蔣中正支持，始終巍然不動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卅日下午，共軍已兵臨城下，蔣中正及張群等人被迫丟棄重慶，一同飛往成都。

十二月七日，蔣中正在成都發布「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呈請辭職。張群准予免職」及「特派顧祝同兼西南軍政長官」的兩道命令。蔣中正原想進行一次川西決戰。張群秉承蔣意，亟想驅使劉文輝、鄧錫侯等川康軍隊為中央效力。又慮劉文輝、鄧錫侯等懷有二心，曾於十二月三日晚間約請鄧漢祥到勵志社晤談。一見面張群開口便說：「現在只有兩個辦法，一是劉文輝、鄧錫侯即日同胡宗南一起辦公；二是劉文輝、鄧錫侯及熊克武、向傳義和你先去台灣，將來國家有辦法，個人就有辦法，如果失敗，我負責將劉文輝、鄧錫侯二人也送到台灣。」然而此種擬議，在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熊克武等皆視為陷阱，不願接受。就在這天早上，張群到鄧錫侯家中，

鄧錫侯偶失檢點，竟向張群道出：「我們正組織自衛委員會，就是準備把它拿來作橋梁的」這樣一句話說出來。爲此張群特對鄧漢祥發問：「劉文輝、鄧錫侯平日和你商談事情有無保留？」鄧漢祥答說：「沒有」，於是張再追問：「適才聽鄧錫侯說，你們組織自衛委員會是拿來作橋梁的，那麼這個橋梁究竟要過渡到什麼地方去？」鄧漢祥聞之不禁愕然。隨即巧爲辯解，說：「鄧晉康（錫侯）是著名的『水晶猴子』他要造反，肯同你說嗎！這分明是一句開玩笑的話。」然而張群心裡明白，劉文輝、鄧錫侯已不可靠了。

往會盧漢險被扣押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，張群銜蔣中正命由成都飛往昆明，代表蔣中正去穩住雲南省主席盧漢，要盧漢反共到底，不料盧漢早已決定附共，竟將張群及其隨從秘書周君亮、副官劉茂雄扣留，然後以召集會議爲名，將中央派駐昆明的軍、師長及保密局人員軟禁。計有第八軍軍長兼第六編練司令李彌、第廿六軍軍長余程萬、師長石補天、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國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、副

區長周養浩、國防部雲南區專員兼雲南站長沈醉、憲兵司令部代司令李楚藩、副司令兼參謀長童鶴蓮、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沈延世等。盧漢軟禁他們後，隨即發出附共通電。由於盧漢與張群私交甚篤，同時盧漢也顧及扣留張群必然引起蔣中正的震怒，因而於十二月十一日准許張群及隨行秘書周君亮、副官劉茂雄於午後一時十分乘環球航空公司飛機飛往香港。這架飛機原是直飛香港，因起飛時間延遲，不能趕在香港機場關閉前著陸，因而改飛海防。當飛機飛到海防時，天空烏雲密布，飛機在上空盤旋很久，直到午後六時半，才發現探照燈著陸，落地後還遭越南人員刁難，經交涉才解決。轉飛香港，然後於十二月廿一日乘船返回台灣。

一擲，誰無桑梓，稍有良心何忍出此，所以毅然而謀自救也。以是公情私誼，唯送公赴港，亦以報德。臨行未及恭送，並冀曲諒。」據傳，毛澤東聞盧漢扣留張群相當高興，準備拿張群交換張學良，及至後來聞盧漢已送走張群，深爲扼腕不已。

與蔣中正交稱莫逆

張群與蔣中正關係非比尋常，自一九〇二年同赴日本留學開始，始終形影相隨，蔣中正掌大權之後，他是蔣的得力助手，忠實的謀臣，蔣交給他的重大事務，無不按部就班的完成，較重大的成就有：一、促使關外的張學良易幟，歸附中央；二、歷次剿共均參與謀劃，並且奔走聯絡，運籌帷幄；三、在外交上與美日折衝，緩和日本的侵華行動，以時間換空間。這些歷史的大事，均成就非凡。張群平日喜交朋友，舉凡軍政、學術、教育、宗教、藝術界人士以及地方紳耆等，他都廣爲結交。在政學系中，張群與黃郛的關係最爲親密，可謂情同手足；他同楊永泰、吳鐵城、熊式輝和張家璈、陳儀、黃紹竑、吳鼎昌、岑春煊、李根源、張耀曾、李肇甫等，均交往甚篤。（未完待續）